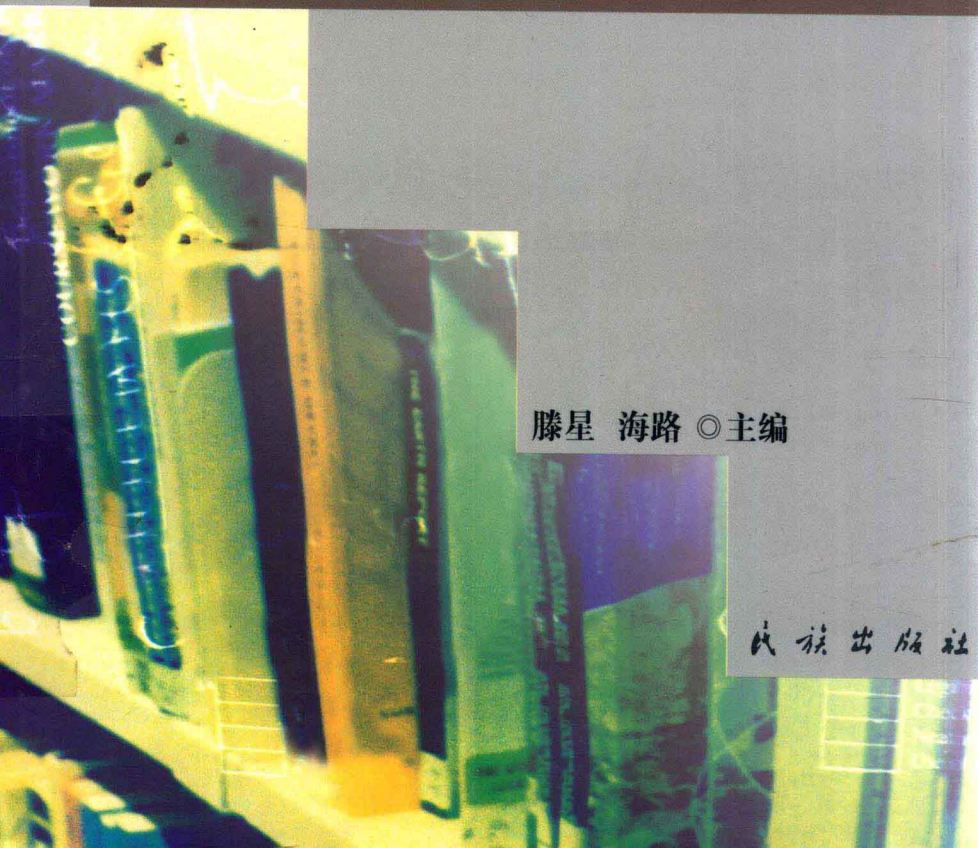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主编 ◇ 滕星

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



滕星 海路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二期重点建设项目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基础教育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项目编号：CUN985-2-3

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

滕星 海路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7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3辑)

ISBN 978-7-105-11596-9

I. ①人… II. ①滕…②海… III. ①少数民族教育:
基础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39.2-53②G75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2889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欧泽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mzcbs.com>

印刷: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510千字

印张:18.375

定价:46.00元

ISBN 978-7-105-11596-9/G·1803(汉84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47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主编序言

一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遗产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

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调查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备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

文化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 20 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 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的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是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但人类学却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性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

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贵州苗族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种族与国民性》(N. Ken Shimahara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

本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

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人类学和教育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 星

2009年12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深入开展教育田野个案研究

——《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前言

滕 星

田野工作是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开展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和进行文化理论建构是人类学学者成长所必须经历的三个基本步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现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自1991年成立以来，在指导本科生、研究生开展少数民族教育田野调查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专业开设教育人类学研究方向以来，除讲授“文化人类学教育”、“西方社会科学教育人类学理论”、“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课程外，主要带领学生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实践活动，“从实求知”，让年轻一代学子在田野中寻找教育的文化性格，在“行行重行行”的实践中了解教育的真谛。

本书是继《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之后的第三部教育人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集，由黄宫亮、蔡春虹、韦理、赵北扬、金清苗、刘卓雯、冯汝林、季燕君、谷成杰、何璇、高苏、谭玉林、马少云、雷有光等十四位同学根据各自的硕士论文精心修改后编撰而成，内容主要涉及教育叙事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师生存状态、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民族学校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语文教材与民俗文化、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师

专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教育、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及双语教育、西藏高中教育发展、新疆民族中小学双语教育、城市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等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的某些重大现实问题。

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以扎扎实实的教育人类学田野个案为基础，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以及课程教材中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合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和教育人类学研究积累典型个案，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改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和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提供某些重要依据。

我们大力提倡在教育研究中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通过田野工作，研究者可以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中，通过不同视角了解、观察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充分诠释，从历时的深度和共时的广度以及主客位相互转换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深描”，以揭示教育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这是当前中国教育研究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论文集通过对田野工作案例和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展示，不仅能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提供生动丰富的个案，而且也有助于继续深入开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对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人类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我的田野 我的教室

- 教育人类学硕士培养模式之研究…………… 黄宫亮(1)

民族地区农村中学教师生存状态研究

- 以澜沧县 NF 乡为个案…………… 蔡春虹(38)

从山村到城市

- 对影片《拉祜女童的希望》中学校教育的

- 现代性之解读…………… 韦 理(85)

朝鲜族学校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

- 以抚顺市朝鲜族学校为个案…………… 赵北扬(127)

“裕固族乡土教材”开发分析…………… 金清苗(168)

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乡土教材开发与使用

- 以《仙鹤飞起的地方》为例…………… 刘卓雯(208)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的研究…………… 冯汝林(254)

校本课程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 以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中学一位教师
为个案…………… 季燕君(301)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环境教育现状的

分析与对策研究…………… 谷成杰(336)

从村寨到学校

——文化中断理论视角下的景颇族载瓦支学校

教育民族志…………… 何璇(376)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中的佤族新创文字与教育

——基于佤族地区两县一乡的田野研究…………… 高苏(420)

西藏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探究

——基于实地调研与考察的思考…………… 谭玉林(462)

新疆民族中小学双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研究…………… 马少云(500)

农民工家政人员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的调查研究…………… 雷有光(536)

作者简介…………… (572)

我的田野 我的教室

——教育人类学硕士培养模式之研究

黄宫亮

一、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方法

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有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社会学的实地考察等。从叙事研究所秉承的方法论基础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区别来看，正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卷引论中所说，我们在对逻辑学所提出的规律的意义，对‘概念’、‘判断’、‘真理’等等及其各种划分做出初步反思时，我们决不会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语词’，即：‘对语词单纯的象征性理解’。那些产生于遥远、含糊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回到‘实事本身’上去。叙事研究正是不满足于传统研究当中追求事物的普遍规律和抽象概念分析的方法，而回到人们认识和知识的来源，即现实生活世界中去，以交往和对话的方式从整体上以直观的方式探索事物的本质的方法。

没有理论建构任务的研究是谈不上研究的，充其量也只是研

研究者的自言自语而已。表达可以丰富解释，解释可以使表达更清晰。在叙事研究中，二者关系掌握不好，就会成为偏离了本真的叙事研究。^①因此，本研究将力求在做好“叙事”的同时做一些适当的文本解释，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以避免毫无教育意义的简单“叙事”。如梅洛庞蒂所说“真实表述世界而非概括世界的语言才是反映世界的语言、思索世界的语言。”^②通过完整的情境性的再现，结论通过在情境中的表达自然呈现。它不会把结论和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强加给读者。

本文拟采用叙事研究的手法进行个案展示，通过描述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田野调查经历，并在笔者的感受和经验的基础上略加反思，引发更多关于我国教育人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探索。

二、我的田野 我的教室

本节以笔者参与项目研究阶段的田野调查工作为主线，通过选取阶段性典型事例的方式进行田野日记展示，为了较为清晰的叙述笔者这段经历的脉络，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笔者田野日记背后的意义，笔者分别选取了一些相对独立又前后关联的小故事，并辅以背景介绍、个人反思，以便读者能够在有限篇幅内了解我的这段专业成长经历，并引发一些有关田野工作策略的思考。

① 吕星宇：《穿新鞋走老路——教育叙事研究的异变》，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7（4）。

② [加] 马克斯·范梅南著，宋广文等译：《生活体验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